

實用

中醫典籍寶庫

第六冊

綫裝書局

黃帝內經太素

附遺文
內經明堂

下

楊上善撰注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七 邪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七邪

十二邪

邪客

邪中

邪傳

七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登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狂瞑獨視。安心定。

氣久而不解。獨轉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卒然自止。何氣使然。小怪曰異之大異曰怪之。目合也。俛而視之下直視也。何氣使然。

問其生惑所由也。轉有爲傳。眩有爲脫。最誤也。冷有本爲零也。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五藏六府精液及藏府之氣。清者上昇注目以爲目之精也。精之

果者爲眼。精之果。別稱。爲眼。果吾顙。骨之精爲瞳子。腎精主骨。骨之精。氣爲目之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肝精主筋。筋氣以爲精之黑眼也。血之精爲絡。心精主血。血氣以爲眼精

赤絡。其果氣之精爲白眼。肺精主氣。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則爲約束裹攢。脾精主肉。肉氣之精。以爲眼之束約。裹攢。胡結反。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

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四氣之精并脈。合爲目系。其系上屬於腦。後出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

腦。則腦轉。循腦則引目系。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矣。後曰項。前曰頸。以目系入腦。故邪循目系。腦轉目眩也。邪中其經。所中不相比也。則

精散。精散則視岐。故見內物。五精合而爲眼。邪中其經。則五精不得比和。別有所見。故視岐。見於兩物。如第二問等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

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目之有也。凡因三物。一爲五藏六府精之所成。二爲營衛魂魄。血氣所營。三爲神明氣之所生。是則以神爲本。故神勞者。魂魄志意。五神俱亂也。

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是以骨精瞳子。筋精黑眼。此二是肝腎之精。故法於陰也。果氣白眼及血之赤脈。此二是心肺兩精。

故法於陽也。肺雖少陰，猶在陽中，故爲陽也。此之陰陽四精和合，通傳於氣，故曰精明也。

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亂而不傳，卒然見非常之處，

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

心惑者，心內形也。心者神之用，神者心之主也。故神勞分散，則五精亂不相傳，卒見非常兩物者也。以其精神亂爲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

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

清冷之臺在東苑，故每往登臺則惑。去臺則復於常，豈不爲彼東苑勞神，遂至有惑，是所可怪也。

岐伯曰：

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

夫心者神用，謂之情也。情之所喜，謂之欲也。故情之起欲，是神之所惡，神之所好，心之所

惡，是以養神，須去情欲，欲去神安，長生久視。任心所作，則情欲百端，情欲既甚，則傷神害命，斯二不可並行，並行相惑，則情亂致惑。若得神移反本，則惑解神復。

是故閒者爲迷，甚者爲惑。黃帝曰：善。

閒，輕也。甚，重也。

此爲第一惑也。

黃帝曰：人之喜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

久，不以時上，故喜忘矣。

心肺虛，上氣不足也。腸胃實，下氣有餘也。營衛行留於腸胃，不上心肺，虛故喜忘。復有上時，又得不忘也。此爲第二喜忘邪也。

黃帝曰：人之喜飢而不嗜食者，

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喜飢。胃氣逆上，故胃管寒，胃管寒故不

嗜食也。

精氣，陰氣也。胃之陰氣，并在脾內，則胃中獨熱，故消食喜飢。胃氣獨熱，逆上爲難，所以胃中冷，故不能食也。此爲第三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

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矣。

衛氣行陽脈廿五

周夜行五藏廿五周。晝夜周行五十周。若衛行陽脈。不入陰藏。則陽脈盛。則陽蹻盛。而不和。陰蹻虛也。二蹻並至於目。故陽蹻目不得瞑。所以不臥。此爲第四。不得臥也。眠者眠。

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何氣使然。岐

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陽氣虛。故目閉焉。

衛氣留於五藏。則陰蹻盛。

不和。唯陰無陽。所以目閉。不得視也。以陽主開。陰主閉也。此爲第五。不得視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濇。而分肉不

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濇。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

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濇。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

臥。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臥焉。

其人腸胃能大。皮膚能濇。大則衛氣停留。濇則衛氣行遲。留而行濇。其氣不精。故多臥。少寤。反之少。

臥。此爲第六。多臥者也。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

湯。衛反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

邪氣留於上焦。上焦之氣不行。或因飲食衛氣留於心肺。故悶而多臥。此爲第七。邪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

先其府藏，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氣之苦樂，定乃取之。療此七邪之法，先取五臟六府諸募等藏。
府之上諸穴，除其微過，然後調其藏府。五輸六輸而補寫之。補寫之前，必須明知形氣虛實苦樂之志，然後取之。

十二邪

黃帝問居避左右而問岐伯曰：余以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對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問居，憂也。避，去也。六經，陰陽各有三陰三陽之脈也。口傳者，文傳得難，口傳方妙，謂口決其理也。黃帝曰：願問口傳。岐伯曰：夫百

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食飲居處，大驚卒恐。風雨寒暑居處，外邪也。陰陽喜怒，飲食驚恐，內邪也。血氣分離。此內外邪生病所由，凡有

五別，一令血之與氣不相合也。陰陽破散。二令藏府陰陽分散也。經絡決絕，脈道不通。三令經脈及諸絡脈不相通也。陰陽相逆，衛氣稽留。四令陰陽之氣乖和，衛氣不行。經脈

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五令諸經諸絡虛竭，營血衛氣行無次第。論不在經者，誤道其方。如上所說，論在經者，余已知之，有所生病，不在經者，請言其法也。黃帝曰：人之

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

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而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

寤矣。陽氣主晝。在上。陰氣主夜。在下。陰氣盛。陽氣盛。則寤。陽氣盛。陰氣盛。則瞑。今陽氣未盡。故引陰而上。陰氣已起。則引陽而下。陰陽相引。上下故數欠也。

寫足少陰。補足太陽。

寫於腎脈足少陰實。補於膀胱脈足太陽虛。令陰陽

氣和。故欠愈也。有本作足太陽。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

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

穀入胃已。清氣上注於肺。濁氣下留於胃。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入於胃。新故真邪在於胃中。相攻相逆。復從胃出。故爲

之。補手太陰。寫足少陰。

宜補肺。振手太陰。寫腎脈足少陰。以足少陰主寒。故須寫之手太陰主氣。故先補之。

黃帝曰。人之晞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

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陽氣絕。故爲晞。

晞。火凡反。笑也。陰氣盛而行疾。陽氣虛而行徐。是以陽氣絕爲晞也。

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以府膀胱

太陽氣絕。故須補之。腎藏少陰氣盛。故須寫之。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振寒。寒慄。補

諸陽。

以陽虛陰盛。陽虛故皮膚虛。陰盛故寒客皮膚。故振寒。寒慄。宜補三陽之脈。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

出於胃。故爲噦。

寒氣先客於胃。厥而逆上。消散復從胃中出。故爲噦。

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

脾胃府藏皆虛。故補斯二脈。眉本是眉端。攢竹穴。足太陽脈氣所發也。

黃帝曰。人

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

陽之和氣利滿於心上衝出於鼻故爲嚏也

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

上陽虛而利故補陽脈太陽起鼻上兩筋發於擗竹太陽榮在通谷足指外側水節陷中

黃帝曰人之擗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則筋肉懈惰

筋肉懈惰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擗

胃氣不實穀少氣也穀氣既少脈及筋肉並虛懈惰因此行陰行陰入房也此又入房用力氣不得復四支緩縱故名爲擗揅云千反牽引也謂身體懈惰牽引不收也

補分肉閒

筋脈皆虛故取病所在分肉閒補之

黃帝曰人之哀而涕泣出者何氣使然

涕泣多目無所見何氣使然也

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

涕泣出之所以有三心者神用藏府之主一也

目者宗脈之所聚上液之道也

手足六陽及手少陰足厥陰等諸脈滲目故曰宗脈所聚大小便爲下液之道涕泣爲上液之道二也

口鼻者氣

之門戶也

目者爲是液之道也口鼻二竅氣液之道三也

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盛宗脈盛則液道開

液道開故涕泣出焉

有物相盛遂即心動以其心動即心藏及餘四藏並六府亦皆搖動藏府既動藏府之脈皆動藏府宗脈搖動則目鼻液道並開以液道開故涕泣出也

液者所以灌精而濡空

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泣出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

五穀液以灌目五穀之精

潤於七竅今但從目鼻而出不止則竭也諸精不得其液則目眼無精故目無所見以奪精也

補天柱經使項

天柱經是太陽也天柱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是太陽脈氣所發故補之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

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氣道約則不利故太息以申出

憂思勞神故心系急心系連肺其脈上迫肺系肺系

爲喉通氣之道既其被迫故氣道約不得通也故太息取氣以申出之

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

手少陰手心主二經皆是心經足少陽膽經以心系急引於肝膽故二陰一陽並須留鍼以緩

黃帝曰人

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

蟲者穀蟲在於胃中也廉泉舌下孔通涎道也人神守則其道不開若爲好味所感神者失守則其孔開涎出也亦因胃熱蟲動故廉泉開涎因出也

補足少陰

腎足少陰脈上俠舌本主於津液今虛故涎下是也

黃帝曰人之耳

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

人有手

足少陽太陽及手陽明等五絡脈皆入耳中故曰宗脈所聚也溜脈入耳之脈溜行之者也有竭不通虛故耳鳴也

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

手陽明入耳過客主人也手大指爪甲上手太陰脈是手陽明

之裏此陰陽皆虛所以耳鳴故並補之

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壅至也

壅類也厥逆之氣上走於頭故上頭類脈所至之處

即自齧舌也

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腎足少陰脈厥逆至於舌下則便齧舌手足少陽脈厥逆

行至於頰即便齧頰手足陽明脈逆行至於脣即便齧脣此輩諸脈以虛厥逆故視其所病之脈補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

足。此十二邪皆令人虛。故曰奇邪。空竅。謂是輪竅者也。此之邪氣所至之處。損於正氣。故令人不足爲病也。

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善鳴。頭爲之傾。目爲之瞑。

頭爲上也。邪氣至頭。耳鳴頭不能止目暗者也。

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善鳴。

腸及膀胱爲中也。邪至於中。則大小便色皆變於常。及腸鳴也。

下氣不足。則爲痿厥心惋。

補足外踝下留之。

邪氣至足。則足痿厥。擲緩其心又惋。可補之外踝之下。一木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

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晞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補諸陽。噫補足太陰。陽明。噦補足太

陽。眉本。擇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使項。使項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

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頰。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瞑項強。足外踝下。

留之。痿厥心惋。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日。足外踝下留之。

以下痿言療方。與陽者陰盛不絕。不可寫。不得言與可爲盛也。頭中分者。取宗脈所行頭中之分。擇痿脈同爲。

一病名字有異。此文信之也。

邪客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之善言天者。是人必法天以言人。故有驗於人也。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以今尋古爲今法。故必合於今。善

言人者。必厭於己。善言知人。必先足於己。乃得知人。不足於己。而欲知人。未之有也。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矣。如此人有三善之行。於道不惑。所以然者。得其要理之極。

明達故也。數理也。今余問於夫子。令可驗於己。令之可言而知也。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如發蒙解惑。可得

聞乎。先自行之。即可驗於己也。然後問其病之所由。故爲言而知之也。察色而知。故爲視而知之也。診脈而知。故爲捫而可得。斯爲知者。先驗於身。故能爲人發蒙於耳目。解感於心府。於此之道。可以聞不。岐伯再拜曰。帝何道之

問。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焉。經血稽遲。泣而不

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痛矣。黃帝曰。其痛也。或卒然而止者。或常痛甚不休者。或

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而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心脅肋與

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間復生者。或腹痛而惋惋

歔者。或腹痛而復洩者。或痛而閉不通者。股外爲髀。髀內爲股。陰下之股爲陰病也。惋。音悶也。凡此諸病。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凡此十四別病。十三寒客

內爲病一種熱氣客內爲病皆爲痛病不知所由故須問之

岐伯對曰寒氣客於腸外則腸寒寒則縮卷卷則腸細急細急則外引小絡故

卒然痛得是則痛立已矣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細緒律反也腸寒寒急縮所經連也腸細屬腸經之小絡散絡於腸故腸寒細急引絡而痛得熱則立已矣熱也

寒氣客經

絡之中與炁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炁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不可按

也痛不可按之兩義解之一寒熱薄於脈中滿痛不可得按二寒下留熱氣上行令脈血氣相亂故不可按也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募原之下而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

之則氣散故痛止矣

腸胃皆有募有原募原之下皆有孫絡寒客腸胃募原之下孫絡引急而痛故按之散而痛止

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

无益

俠脊脈督脈俠脊故曰俠脊脈也督脈俠於脊裏而上行深故按之不及所以按之無益者也

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則脈不通不通則氣

因之故喘動應手矣

關元在臍下小腹下當於胞故前言衝脈起於臍中直上邪氣客之故喘動應手有本无起於關元下十字也

寒氣客於背輸之脈則脈泣泣則血虛虛

則痛其輸主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至則痛止矣

背輸之脈是太陽脈也太陽心輸之絡注於心中設寒客大腸引心而痛按之不移其手則手熱故痛止

寒

氣客於厥陰厥陰之脈者絡陰器擊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引脅與少腹矣

厥陰肝脈屬肝絡膽布脅助故寒客血泣脈急

引脅與少腹痛也。

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痛。

厥氣客於陰股。陰股之血凝澀。故其氣上引少腹而痛也。

寒氣客於五藏。厥逆

上洩。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寒氣入五藏中。厥逆上吐。遂令陰氣竭絕。陽氣未入之閒。卒痛不知人。陽氣入藏。還生也。

寒氣客於

腸募關元之閒。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留不得行。故卒然成積矣。

腸。謂大腸小腸也。大腸募在天樞。臍左右各二寸。原

在手大指之閒。小腸募在臍下三寸關元。原在手外側腕骨之前。完骨寒氣客此募原之下。血絡之中。凝澀不行。久留以成積也。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矣。

寒客腸胃。其氣逆上。故痛嘔吐也。

寒氣客於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洩腹痛矣。

寒客小腸。不得成於積聚。故後利腹痛也。

熱氣留於小腸。小腸中燂熱焦竭。則堅乾不

得出矣。

熱氣留於小腸之中。則小腸中熱。糟粕焦竭乾堅。故大便閉不通矣。

黃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

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此所謂視可見者也。

五藏六府。各有色部。其部之中色見。視之。知即藏府之病。此則視而可見者也。

黃帝曰。捫

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皮及陷下者。可捫而得也。

視脈及皮之狀。問其所由。故爲捫而得也。

黃帝曰。善。

邪中

黃帝問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高。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溼中之也。

高者。上也。身半以上。風雨之邪所中。故曰中於高也。風爲百病之長。故偏得邪名也。身半以下。清溼之邪。溼最沈重。故襲下偏言也。

故曰。邪之中人也。

无有恆常。中於陰則留於府。中於陽則留於經。

邪中於臂腋之陰。獨傷陰經。流入中藏。藏實不受邪客。故轉至留於六府者也。中於頭面之陽。循三陽經下留陽經。故曰无常也。

黃帝

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

陰陽異名。同爲氣類。三陽爲表居上。三陰爲裏在下。表裏氣通。故曰相會。

經絡之相貫。如環无端。

三陰之經絡脈。別走入於三陽。三陽之經

絡脈。別走入於三陰。陰陽之氣。旋迴周而復始。故曰无端。

邪之中人也。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无有恆常。其故何也。

經絡相貫。周環自是。常理邪之中人。循行

亦可與經絡同行。然中於陰陽。上下左右。生病異者。其故何也。

岐伯答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熱飲食。汗出腠理

開。而中於邪。

手足三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受邪。所由有三。一爲乘年虛時。二爲新用力有勞。三爲熱飲熱食。汗出腠理開。有此三虛。故邪中人。

中面則下陽明。中項則下太陽。中於頰

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

邪之總中於面。則若手足陽明之經。循之而下。若中頭後項者。則若手足太陽之經。循之而下。若別中於兩頰。則若手足少陽之經。循之而下。若中胸背及兩脅三處。亦

若三陽之經。循經而下也。

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胛始。夫臂與胛。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

受於風獨傷其陰

以下言邪中於陰經也。四支手臂及腳筋當陰經上。皮薄其肉潤澤。故四處俱受風邪。所以獨傷陰經。下經言風雨傷上。清溼傷下者。舉多爲言。其實脚筋亦受風邪也。

黃帝曰。此故傷其藏

乎。岐伯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故還之於府。是故陽中

則溜於經。陰中則溜於府。

邪之傷於陰經。傳之至藏。以藏氣不客外邪。故還流於六府之中。也。故陽之邪中於面流於三陽之經。陰之邪中於臂。溜於六府也。

黃帝曰。邪之中藏者。奈何。

前言外邪不中五藏。次言邪從內起。中於五藏。故問起也。

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

愁憂恐懼。內起傷神。故心藏傷也。

形寒飲寒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

傷。故氣逆而上行。

形寒飲寒。內外二寒。傷肺以肺惡寒也。

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

因墮惡血

留者。外傷也。大怒。內傷也。內外二傷。積於脅下。傷肝也。

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

擊仆當風。外損也。醉以入房。汗出。內損也。內外二損。故傷脾也。

有所用力舉重。若

入房過度。汗出浴也。則傷腎。

用力舉重。汗出以浴水。外損也。入房過度。內損也。由此二損。故傷腎也。

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

乃得往。黃帝曰。善。

前言五藏有傷。次言五藏中風。陰陽血氣皆虛。故俱感於風。故邪因往入也。

黃帝問岐伯曰。首面與身形。屬骨連筋。同血合氣。天寒

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其面不衣。其故何也。

首面及與身形兩者。皆屬於骨。俱連於筋。同受於血。並合於氣。何因遇寒。手足冷而懈惰。首面不衣。其故何也。

岐

伯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

六陽六經並上於面六陰之經有足厥陰經上面餘二至於舌下不上於面而皆上而者舉多爲首耳其經絡血

氣貫通故皆上走七竅以爲用也

其精陽氣上於目而爲精

其經絡精陽之氣上走於目成於眼精也

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

別精陽氣入耳以爲能聽

其宗氣上出

於鼻而爲臭

五藏聚氣以爲宗氣宗氣入宗能知臭也

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

耳目視聽故爲清氣所生脣舌識味故爲濁氣所成味者知味也

其氣之津液皆

上薰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熱甚寒不能勝也

以其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血氣皆上薰面以其陽多其皮堅厚故熱而能寒也

邪傳

黃帝問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喜怒

溼從地起雨從上下其性雖同生病有異寒生於外清發於內性是一物起有內外所病亦有不同喜者

陽也怒者陰也此病之起也

喜怒不節則傷藏

心主於喜肝主於怒二者起之過分即傷神傷神即內傷五藏則中內之部也

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

類願聞其會

風雨從頭背而下故爲上部之氣清溼從尻脚而上故爲下部之氣所傷之類不同望請會通之也

岐伯對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

言其方

或起於陰謂臂腋及尻或起於陽謂面與項膺背及脅請具申之也

喜怒不節則傷於藏藏傷則病起於陰

陰謂內也

清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